

養 鷺 記

如 萍

由於人類的賦性不同，和生活環境的差別，所愛亦各有殊異，我所衷心鍾愛的，既不是好玩的花、鳥、蟲、魚，也不是陶冶心性的琴、棋、書、畫，而是潔白如雪，豪邁而善良的鷺。

我對鷺的喜愛，並不是從今天始，早在孩提時期便與牠結下了不解之緣。

幼年家居時，客廳裡掛了許多名人字畫，其中有一幅是古代名人筆下的「羲之愛鷺」，據說那幅畫是祖父在世時，以數十畝良田的代價換來的，並且還參加過多少次古畫展覽，其珍貴可知。雖然那時我還不懂得欣賞名畫，但由於父親在茶餘飯後時常品評那幅畫的佈局和筆法是如何地高明精巧，以及畫中人——書聖王右軍的書法人品，是怎樣地崇高偉大，那幅畫在我的幼小心靈上，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年齡一天天的長大，知識領域也一天天的擴展，漸漸地，我便由傾心名畫進而崇拜畫中的人；更由崇拜畫中的人進而愛上了畫中的物——鷺。

鷺的確是一種很可愛的動物，牠有英雄的氣魄，君子的風度，和少女的儀態；尤當引頸長鳴，其聲之洪，實不亞於驚人迷夢的暮鼓晨鐘！所以民間一向盛傳鷺能驅魔避邪，也不是無因的；從此更可以看

到，鷺在人們心目中是佔着多麼神聖的地位。

故居左近，有一個四季不乾的大池塘，四週圍繞着參差的楊柳，中間雜生着茂密的荷菱；從初春起直到秋後，塘裡經常是滿目青翠，一片碧綠，翠綠叢中點綴上村人飼養的鷺鴨，却更給「綠池」生色不少。當夕陽西照，晚霞暉映着水面的當兒，漂浮在綠波上的白色的鷺鴨，猶如片片湖海歸帆；那情調，不僅會使人有入畫的感覺，更會給人一種超脫的境界。

每當綠林蔭濃，荷花盛開的時候，我便約着村中的游伴，打夥兒去作塘畔的「不速之客」。我們有說有笑的，坐在垂柳下的大青石上，一面咀嚼着清新的鮮蓮子，一面仔細欣賞游泳在綠蔭下白鷺，作着種種逗人喜愛的遊戲，這時，我無染的童心，便會跟着微風掀起的漣漪游去！……

我整個的童年歲月，都消磨在這種如詩似畫的環境裡；升省中時，便離開了風光旖旎的故鄉，和溫暖的家園。

數年流浪，嘗盡了旅途的辛酸！
來臺後驚魂甫定，鷺的影子又浮動在我的心頭；生活、工作等種種重要的問題還沒解決，我便託朋

拜友，先弄了兩支銀灰色的小鷺養在寓所裡。雖然牠彌補不了我家破人亡的創傷，但在心理上却也是一大安慰，小鷺與我形影不離，日夕與共，我的精神便漸漸地好起來了。

可是，世事無常，不可逆料，一件使我更傷心的事，又接着發生了：當那兩支得來不易的小鷺羽毛尚未豐滿，却突然病了！牠倆不吃不玩，整日疊伏在走廊的一角，閉目垂頭，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玩皮活潑；我看着那種痛苦莫訴的樣子，和相依相偎的情景，心裡感到一陣難過，幾乎要流出淚來！

我對小鷺突來的病症，可以說是想盡了方法，費盡了心機；終挽回不死亡的命運；就在生病後的第三天，牠倆就在同一個日子裡，結伴離開了人世！我孤獨地，淒清地守望着兩支僵硬的屍身，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一方面為小鷺的天亡致哀，另一方面也是為自身的遭遇感傷！傍晚，我含着眼淚在小園裡為牠們掘下墓穴，草草掩埋下，並以木板一方，楷書「鷺塚」二字樹立坟前，作為牠倆的墓碑；兩個降世未幾的小生命，便在那裡永久安息了！

接着，我因愛傷重重，不勝心靈的負荷，也病了！

去年年底，一位住在南部的友人，專程給我送來兩支白色的大鷺——一雌一雄。我除了深深地感激老友的盛情外，內心的喜悅，簡直

一切要做的，放膽去做吧，只要是如來正業。

發願吧，芬陀利華，願三塗六道都為你的願力而超升樂國，像小翠般——老木又在烟圈中出現了！像地藏王菩薩。

芬陀利，願海無邊，願妳一切成就。正如所有偉大的作家，從事拯救靈魂工作，像莫里哀，愛米爾，這種成就決不是平凡作家，可以比擬！

親愛的同伴，發大願，這是妳跨進佛門第二個課題，但願妳我同坐一條船，載盡六道蒼生，同登彼岸。

宜蘭念佛會再版

「釋迦牟尼佛傳」

「釋迦牟尼佛傳」，釋星云著，於去年八月出版以來，精裝本每本臺幣三十元，已銷售將罄，為了佛陀二千五百年紀念日，廣為宣揚佛德，現應各方要求，由本會發行普及本問世（即平裝本），用白報紙精印，為給讀者優待，於四月十五日前參加附印，每本只收成本費新臺幣十元，五月十五日（舊曆佛誕前）出書，出版後每冊十五元，機會難得，希望各方多多參加附印，贈送親友，勸其信佛，功德無量！寄款處：宜蘭市中山路宜蘭念佛會（如交本刊劃撥帳號代收每本加收郵匯費一元）

無法形容！這兩支鴛鴦夫婦，顯得特別親暱，恩愛異常；對我這個新主人，似也一見如故，毫無生疏之感；我給牠們安排的住處，和準備下的食物似乎也都使牠們滿意。從此，牠們便成了我逆旅的良伴。

早晨，我和牠們同時用過早飯，我去做我的工作，牠們便夫唱婦隨地，一前一後走向我為牠們特製的池塘；晚上，不管回來的早晚，我每次都順便為牠們帶點新鮮的零食，這時牠們也早在門前張着翅膀，迎接我的歸來；星期天，我便帶着牠們一起到郊外去散步……這種物我兩忘的境界，確實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大概過了有兩個月的樣子吧，鴛鴦太太突然起了一種變態作用：牠不再出去散步，老在院子裡跑來跑去，神情顯得特別緊張。我不禁吃了一驚，心想：是不是又要生病？我懷着焦急得心情，草草地將工作應付完，再去探視牠們，早已踪影不見，却發現石砌的窩裡，擺着一友碩大橢圓的大蛋，我不由地雀躍起來，啊！原來牠生蛋了！

一連着生了十二個大蛋，鴛鴦太太又不想出去遊玩了，老是戀窩不肯走動；我知道，牠是要抱窩了，於是便把十二支蛋重又放到窩裡，牠便開始了做母親的工作。在牠們抱窩的時候，更顯出了動物的夫妻之愛，牠不像人類，把養育子女的事完全放在母性的肩上，牠們是共同負責的；這時鴛鴦先生也不再出去了，差不多整日都陪在太太的身邊

，當鴛鴦太太偶爾走動一下時，牠便自動去代替太太的工作——那種相親相愛的樣子，真使人萬分羨慕！鴛鴦夫婦經過整整卅二天的辛勞

，終於大功告成，孩子們一個個的從堅硬的蛋壳裡爬了出來，黃黃的，胖胖的，像小絨球般，那麼的逗人喜愛；我面對着這一群象徵着生

命、純潔的大鴛鴦小窩，內心裡感到一種生的喜悅，和愛的偉大！我並誠懇地為牠們的降生致賀，為牠們的未來祝福！——初春寫於臺北

致 讀 者

編 者

關於佛紀的考證，中外古今，莫衷一是。念老居士說得好：「我們雖懷疑二千五百年之說，但一樣可以同時慶祝」。本刊為對外宣傳，姑採用新紀元，以求統一。其實南傳佛教，對此也有數說，高棉、泰國、寮國，他們都認為明年才是二千五百年，和印度、緬甸、錫蘭等國，又相差了一年。不必說年份，就是月份和日期也各各不同，譬如南傳各國佛誕都是在五月月圓之日舉行（本年月圓日在五月廿四日），我們中國呢，佛教會多採用國曆四月初八日，各寺廟則仍延用舊曆四月初八，好像政府過新曆年，老百姓過舊曆年一樣。因此，一年中往往就舉行了二次佛誕，聽說中佛會又擬在五月月圓日慶祝，這樣又多了一次。至於寺廟多的地方，多從初一就開始輪流浴佛了。

「論傳戒結夏安居」一文，是律老的一片苦心，想藉此引起佛子對戒律的重視；本刊很歡迎各方大德惠賜有關律學的文字，怎樣攻研戒律？怎樣嚴持戒律？怎樣結夏安居？怎樣防止破戒？防止犯戒？如果這方面的文字多的話，本刊很願意出一個特輯，以為提倡！

編者將自本期出版日起，作環島旅行，期間為一個月，每到一處將舉辦佛教攝影展覽會，除了一苦提杯攝影專家，選了一些有關佛教的作品，加入展覽，我們在各地大概有二天的駐留，日間展覽照片，晚間放映幻燈，並作通俗講演，希望各地讀者，注意當地消息（大概日程詳見本期新聞版）惠臨展覽佈教場所指教，不勝歡迎之至！眾所週知，編者一向是唱獨腳戲的，出外一個月，本刊的編務，便得停頓一個月，因此，五月號第四十二期本刊，併在本月份（四十一期）合刊。請注意五月份無刊，要到六月八日才出第四十三期，編者與讀者者在紙面上見面的日期，要多延一個月，但是編者到各地與各位面會的日期，却在不久了。至於讀者服務部和發行部照常辦公。

自由中國的佛教有三多：第一、念佛的人多；第二、佛教雜誌多；第三、佛教青年多。其中以第三多，最為可貴，象徵佛教前途的燦爛。到處呈著一片蓬勃之氣，尤其是宜蘭、高雄、臺中、澎湖等地的男女青年，除了自修以外，還經常作弘法的活動。的確難能可貴。本刊有鑑於此，特闢佛青之頁，歡迎各地青年投稿，凡論文、記敘、小說、詩歌、童話、漫畫等均所歡迎！但字數以二千字為限。發表後以本刊為酬，但來稿一定要用稿紙書寫，不合用的稿，若聲明要退還的話，也可以照辦。本來，初習寫作的人，要有十分的耐心，不怕失敗的，一次又一次，終會有成功的一天。

為了鼓舞青年讀者進步，本刊正計劃每隔三個月，作一次「閱讀測驗」，問題範圍，皆不出近三個月中所刊所發表的文章。成績優秀者當由本刊準備獎品。但是應徵的讀者，暫以本刊的訂戶為限。第一次測驗擬在六月八日出版的第四十三期本刊試辦，請你們快把卅九、四十一、四十二期的合刊共計三本，仔細地多多研讀。看看誰的成績最佳？

另外，比較輕鬆的「猜字遊戲」，我們也想從下期起試辦，南部的一位某老居士（恕不宣佈），已答應替本刊專做謎底，以上這兩個消息，諒為青年讀者所樂聞。

星雲法師著的釋迦佛傳，聞將印普及本出版，預約每本祇收十元，機會切莫錯過！編者鄭重向尚未購讀的讀者，介紹此書。

四月二日于臺中菩提蘭若。